

潛夫論卷六

卜列第二十五

天地開闢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有招召命。有遭隨。吉凶之期。天難諶斯。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卜筮以質神靈。孔子稱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響。是以禹之得皋陶。文王之取呂尚。皆兆告其象。卜底其思。以成其吉。夫君子聞善則勸樂而進。聞惡則循省而改尤。故安靜而多福。小人聞善。即懾懼而妄為。故狂躁而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修身慎行。以迎福也。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為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尚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從此觀之。蒼龜之情。儻有隨時儉易。不以誠邪。將世無史蘇之材。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叔之筮穆子。可謂能探蹟索隱。鉤深致遠者矣。使獻公早納史蘇之言。穆子宿備莊叔之戒。則驪姬豎牛之譏。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危身之禍也。聖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甚敬祭祀。非禮之祈。亦不為也。故曰。聖人不煩卜筮。敬鬼神而遠之。夫鬼神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奈於我。故孔子善楚昭之不祀河。而惡季氏之旅泰山。今俗人笑於卜筮。而祭非其鬼。豈不惑哉。亦有妄博姓於五音。設五宅之符第。其為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刑。五帝五帝據行氣以生。人民載世遠。乃有姓名。敬民名字者。蓋所以別眾穢而顯此人爾。非以絕五音而定剛柔也。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誤莫甚焉。

夫魚處水而生。鳥據巢而卵。即不推其本祖諧音。而可即呼鳥為魚。可內之水乎。呼魚為鳥。可棲之木邪。此不然之事也。命駒曰犢。終不為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土也。太皞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徵。黃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宮。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羽。雖號百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此復虛矣。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隕。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東入反以為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鬪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宮商之第。直符之歲。既然者。放其上增損門數。即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邪。今一宅也。同姓相伐。或吉或凶。一宮也。同姓相伐。或遷或免。一宮也。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日。以衰。由此觀之。吉凶興衰。不在宅明矣。及諸神祇太歲。豐隆鉤陳。太陰將軍之屬。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吏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况神致貴。與人異禮。豈可望乎。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即道路不可行。而室廬不復居也。此謂賢人君子。秉心方直。精神堅固者也。至如世俗小人。醜妾婢婦。淺陋愚戇。漸染既成。又數揚精破膽。今不順精誠所向。而彊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非人功之所辜也。然而至於遂不損者。精誠去之也。蓋奔柙猛虎而不遑。嬰人畏螻蟻而發聞。今通士或欲彊羸病之愚人。必知其所不能。吾又恐其未盡善也。移風易俗之本。乃在開

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見正道。而長於邪淫。誑惑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解也。唯王者能變之。

正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人為王。以命為決。行者已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在於己者。固可為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所祈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末如之何。譬民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設有人於此。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己心。思改過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若不修己。小心畏慎。無犯上之必令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之禱久矣。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號延神而巫亡。趙嬰祭天而速滅。此蓋所謂神不歆其祀。民不即其事也。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楚昭不穰雲。宋景不移咎。子產距禪龜。邾文公違卜史。此皆審已知道。身以俟命者也。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季梁之諫。隋侯宮之奇說。虞公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矣。夫妖不勝德。邪不伐正。天之經也。雖時有違。然智者守其正道。而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物。非有守司真神靈也。鬼之有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以干求者也。若或誘之。則遠來不止。而終必有咎。鬼神亦然。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人無蒙焉。妖不自作。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百辟卿士。有功

於民者。天子諸侯所命祀也。若乃巫覡之謂。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士公飛尸。咎魅北君。銜聚當路。直符七神。及民間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憚也。舊時京師。不防動攻。造禁以來。吉祥應瑞。子孫昌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取陵。殆非致福之招也。嘗觀上記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最卻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

相列第二十七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大家性易滅也。易之說卦。巽為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蹟。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為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薄平潤澤。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穩履載音聲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為祿相表。氣色為吉凶候。部位為年時。德行為三者招。天受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非聰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昔內史叔服過魯。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而見其二子焉。服叔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殺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及稷伯之老也。文

伯居養其死也。惠叔曲哭。魯竟立獻子以續孟氏之後。及王孫說相。喬如子上。幾商臣子文憂越椒。叔姬惡食我。單襄公察晉屬子貢觀鄭魯。臧文聽禦說。陳咸見張賢。賢人達士察以善心。無不中矣。及唐舉之相。李兌蔡澤許負之相。鄧通條侯。雖司命班祿。追叙行事。弗能過也。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為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土種之也。膏壤雖肥。弗耕不獲。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或庶隸廝賤。無故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命性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質德行之招。參錯授不易者也。然其大要。骨法為主。氣色為候。五色之見。王廢有智者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惡。雖休徵見相。福轉為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曆夫論卷六終

潛夫論卷七

夢列第二十八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而為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眾惟魚矣實惟豐年旒惟旗矣室家蕃蕃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為榮小人夢之即為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盥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殘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久夢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占所從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忒者謂之精晝有所思夜夢其事作吉作善凶惡不信者謂之想賈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路也而決吉凶者之類以多反其故哉豈人覺為陽人寐為陰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夢言事而已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

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多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為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為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汙腐爛枯槁絕霧傾倚微邪剗則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為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恠異可憎可惡之事皆為憂圖畫卹胎刻鏤非真瓦器虛空皆為見欺給倡優俳優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為惟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懵懵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況於忘忽雜夢亦可必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有告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祭而已也時有禎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傳說二世夢白虎而滅其封夫奇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為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過也或言夢審矣而說者不能連類傳觀故其惡有不驗也此非書之罔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之難者讀其書為難也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即吉凶之符善惡之効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修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者福轉為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為福是故太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于羣神然後占於明堂並拜吉夢修發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號公夢見蓍收賜之土田自以為有吉因史翼令國賀夢聞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封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凡有異夢感心

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惡常恐懼修省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祿永終

釋難第二十九

庚子問於潛夫曰堯舜道德不可兩美實若韓子弋伐之說邪潛夫曰是不知難而不知類今夫伐者盾也厥性利戈者矛也厥性害是戈為賊伐為禁也其不俱盛固其術也夫堯舜之相於人也非戈與伐也其道同仁不相害也舜伐何如弗得俱堅堯伐何如不得俱賢哉且夫堯舜之德譬猶燭之施明於幽室也前燭即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而後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得而治太平之功也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驎之速非一足之力也眾良相得而積施乎無極也堯舜兩美蓋其則也伯叔曰吾子過矣韓非之取矛盾以喻者將假其不可兩立以詰堯舜之不得並之勢而論其本性之仁與賊不亦失是譬喻之意乎潛夫曰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今子舉其實文之性以喻而欲使鄙也釋其文鄙也惑焉且吾聞問陰對陽謂之彊說論西詰東謂之彊難子若欲自必以則昨反思然後求無苟自彊庚子曰周公知管蔡之惡以相武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仁也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潛夫曰書二子挾庚子父以叛然未知其類之與抑抑相反且天知桀惡而帝之夏又知紂惡而王之殷使虐二國殘賊下民多縱厥毒滅其身亦可謂不仁不知乎庚子曰不然夫桀紂者無親於天故天任而弗憂誅之而弗哀今管蔡之與周公也有兄弟之親有骨肉之恩不量能

而使之不堪命而任之故曰異於桀之與天也。潛夫曰：皇天無親，帝王繼體之君。父事天王者，為子。故父事天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也。將而必誅，王法公也。無偏無頗，親疎同也。大義滅親，尊王之義也。立樂之天，為周公之德，因斯也。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本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也，鋤在其中，學也，稼在其中。故問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程相廩於學，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學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反德者為災，潛夫曰：嗚呼！而未此察乎？吾語子：夫君子也者，其賢宜君國而德宜子民也。宜處此位者，唯仁義人。故有仁義者謂之君子。昔荀卿有言：夫仁也者，愛人故不忍危也；義也者，聚人故不忍亂也。是故君子夙夜箴規，蹇蹇匪懈者，憂君之危亡，哀民之亂離也。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之。君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父母將臨顛隕之患，子弟將有陷溺之禍者，豈能墨乎哉？是以仁者必有勇，而德人必有義也。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為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愛民，亦為身作夫。蓋滿於上，沾溥在下，棟折榱崩，懼有厭患，故大屋移傾，則下之人不待告令，各爭其柱之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為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次室倚立而歎，嘯楚女揭幡而激，王仁惠之恩，忠愛之情，固能已乎。

潛夫論卷八

交際第三十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雖兼築趾之惡。苟結駟而過士。士猶以榮而歸焉。況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抱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為辱。而恐其復來。況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為無意。奉贄以為欲貸。恭謙以為不肖。抗揚以為不得。此處子之窮薄。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聚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杖急。歡折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疎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內摧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夫交利相親。交害相疎。是故長救誓而廢心。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與也。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之。

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除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世
主不察朋友之所至而苟信貴臣之言此潔士所以獨隱翳而姦雄所以黨能臣也昔魏其之
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
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為不然爾思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
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嗚呼後知其人
之篤固也侯嬴豫讓出身以報恩縛諸荊軻奮命以效死可為也處之難爾龐勛救貂一
旦見收亦立為義報况累舊乎故鄒陽稱之曰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豈虛言哉
俗士淺短急於目前見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輩是以欲速之徒競推上而不暇接下爭
逐前而不遑邇後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進稱滄子長而不能薦
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況乎末塗之下相哉此奸雄所以逐黨進而
處子所以愈擁蔽也非明聖之君孰能昭察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恩情相向
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為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
情乖手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全滅而無感痛從此觀
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非獨朋友為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當其歡也父子不能間及其乖也
怨讎不能先是故聖人常慎微以敦其終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度量相
萬億許由讓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職孟軻辭祿萬鍾小夫貪於升食故曰鵜鴂羣游終日不休

亂舉聚時。不離高翔。鴻鵠高飛。雙別乖離。通于達萬。志在陂池。鸞鳳翱翔。黃鵬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隨景風而飄飄。時抑揚以從容。意猶未得。皆喑然長鳴。聲號振翼。陵朱雲。薄斗極。呼吸陽露。曠旬不食。其意尚猶噉噉如也。三者殊務。各安所為。是以伯夷採薇而不恨。巢父木棲而自顧。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度。凡百君子。未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屈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世有大難者四。而人莫之能行也。一曰怒。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怒者仁之本也。平者義之本也。恭者禮之本也。守者信之本也。四者並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真賢。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無一。是謂小人。所謂恕者。君子之人。論彼恕於我。動作友聲。故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君不明則大臣隱。下不遏忠。又羣司舍法而阿貴。夫忠言所以為安也。不貢必危。法禁所以為治也。不奉必亂。忠之貢與不貢。法之奉與不奉。其秉皆在於君。非臣之下所能為也。故是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凡為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治費一倍以相高。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譽之。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祇為不肖。終不見是。此俗化之所以浸敗。而禮儀之所以消衰也。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誑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苟欲相獲。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

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為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閭閻言唯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與其不忠。剛毅木訥。尚近於仁。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為賢。薦薦則必閥閱為前。處子雖躬顏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明忠第三十一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全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揚也。所道求之。非其道之爾。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利斷金。能如此者。兩譽俱具。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秉而已矣。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幽冥之內。不得不求効。權誠用。則遠近親疎。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周室之末。則不然。離其術而舍其權。怠於已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盡力。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寃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

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神明之術。其在君身而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君臣懈弛而背朝。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教教。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不為之慘悽悲懷而傷心者。目見危殆之事。無不為之惻怛驚赴救之者。君臣而義重。行路禮輕。過耳悟目之交。未思末德。非貧非貴。而猶若此。則又況於北面稱臣被寵者乎。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自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若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言而身敗爾。歷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治勢一成。君自不能亂也。況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況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勲之不治也。堯舜恭己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騖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夫術之為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為勢也。健悍以大。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也。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權也。孔子曰。可與權。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政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民。美譽傳于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

本訓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窮冥未有形兆萬精合并混有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絪縕萬物化淳和氣生人以統理之是故天本諸陽地本諸陰人本中和三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氣乃臻璣衡乃平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為為者蓋所謂感通陰陽而致珍異也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駟馬蓬中擢自照矣雖為所覆載然亦在我何所之可孔子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從此觀之天呈其兆人序其勲書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如蓋理其政以和天氣以爭其功是故道德之用莫大於氣道者之根也氣所變也神氣之所動也當此之時正氣所加非唯於人百穀草木禽獸魚鼈皆口養其氣聲入於耳以感於心男女聽以施精神資和以兆毓民之貽含嘉以成體及其生也和以養性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實於血脉以心性志耳意目精欲無不貞廉潔懷履行者此五帝三王所以能畫法像而民不違正已德而世自化也是故法令刑賞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爾未足以興大化而升太平也夫欲歷三王之絕迹臻帝皇之極功者必先元元而本本興道而致和以淳粹之氣生敦龐之民明德義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後化可美而功可成也

德化第三十三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

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於本。行起於心。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慎其心而理其行。心精苟亡。則姦匿所作邪意無所載矣。夫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姦好。堅強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癯疴病。天昏孔瘡。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因有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是故道之為物也。至神以妙。其為功也。至彊以大。天之以動地。地之以靜。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時五行。鬼神人民。億兆醜類。變異吉凶。何非氣然。及其乖戾。天之尊也。氣裂地之大也。氣動山之重也。氣徙水之流也。氣絕之日月神也。氣蝕之星辰虛也。氣隕之旦有晝晦。宵有大風。飛車拔樹。償電為水。溫泉成湯。麒麟鸞鳳。蜚蜚蠸蝗。莫不氣之所為也。以此觀之。氣運動感。亦誠大矣。變化之為。何物不能。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夭。夫形體骨幹為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况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又曰。鸛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劉原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消息於心。已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己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惡人之忘我。